

素餐錄

二洲尾藤先生著
全

□ 13

3012

13
3012

二洲尾藤先生著

素餐錄

晚翠園藏板

序



素餐錄一卷先師二洲先生中
在浪華時所著也勉年就徵於
征夷府奉命學教昌平學時
學愈熟識益明所見雖與予年
所論說不無異同然跡其底大概

故
卷地
一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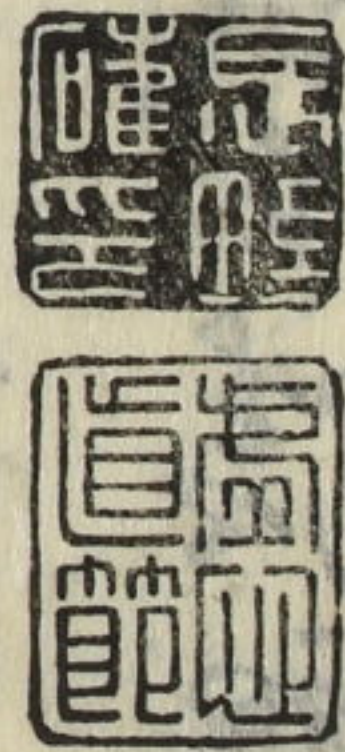
鹿不原於此書清陸稼書著讀
朱陸學識趣甚美今讀先生所著
與陸氏隨筆殊年為同歸問其人
則東西異域也遂對王何其不
相謀而相合也然陸氏之書止於考
考朱子全書至於先生所著雖小

冊子其所以編解剖析甚完遠近
亦皆深長與於先生陸氏孫先生
程縣之新也陸氏在清初諸大儒
中德望最隆先生能駕而上之然
則先生之學子之識豈不亦偉哉
後之君子若讀此書者自知余言

之非阿其所好矣

天保歲次丙申仲秋

門人長野礧謹書



道之多岐也學之多方也非辨之
之明何以獲識正路而不差乎
余少惑于俾物又溺于陸王出
彼入此不知所止歲之及壯也而
始興閩洛閩之說乃顧其初懷
然自悔是以當時與人談輒多

斥邪明正之意當手記其言為
小冊子名素餐錄以其隱居無
事乃成斯書也今茲辛亥
命入國學教習諸生因出諸選
中以不肖者亦必其早知正
邪之分而為之貽悔也
二洲尾蘇孝誠頭

素餐錄

伊豫尾藤肇志尹著

門人

讚岐尾池允

謹校

大極理也陰陽氣也理無形故曰無極而大極氣有象故
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大極天之性性人之大極

大極理也兩儀四象氣也八卦氣之成器也六十四卦成
器而動也觀之可以見天地之性可以知萬物之理

萬物是五行之生成五行是陰陽之變合陰陽是一氣之



動靜原始反終唯是此氣更無理之可指如何看得所謂大極云者程子嘗說所以陰陽是道須理會此所以字不然終是不知大極

天無外道之所以無外天無內道之所以無內

道是天之所由立天是道之所以行

天是道之形體道是天之性情

道只是此氣之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理非氣外更有一物所以然是天命之性所當然是率性之道

性者誠而已矣五常其目也誠即大極五常即五行之理性即理分而言之惻隱之理是仁羞惡之理是義辭讓之

理是禮是非之理是智譬諸水四端其泉百行萬事其

江河湖海江河湖海只是水百行萬事只是理

父子君臣物也父之慈子之孝君之仁臣之敬則也有物必有則則即道道即性

理者氣之性性者物之理理猶則也則即天地之性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義者我之所以爲我

生之者天之心愛之者人之性有斯心故能生有斯性故能愛

成已成物仁斯至舍已從人智斯大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胡不自強自強不息是所以配

命也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有守者能之。貧而樂、富而好禮，所謂匪夷所思。

無諂無驕，求仁者也。樂而好禮，安仁者也。積而能散，富可以保也。過而能改，德可以進也。

吝于貨財者，不恤傷人。吝于改過者，不恤自傷。吝而不已，終為凶人，可不察哉。

順理而言，言有物也。順理而行，行有恒也。是可以治家。象

卦是官，爻是官人。卦是政，爻是事。

繼之者善，命也。成之者性，性也。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氣稟也。又有禮底、有義底，而又各有厚薄。純駁氣稟萬殊，須類推而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以然性也。性之理微，人難得而知焉。聖人乃立之名，曰仁義禮智。

元亨利貞，聖人之所以名天道。仁義禮智，聖人之所以名人性。天不違，而人則違焉，可不慎哉。

父行其所以父，子行其所以子，是人之別於禽獸也。父而不父，子而不子，是聚麀之類。

須知其所以為人，人而不知其所以為人，其謂之禽獸，亦

不誣

知之一日、一日猶百年、無知百年、謂之醉生夢死、長亦何益、朝聞夕死、不亦可乎、

同居之人、一朝相別、一則東、一則西、異日互為千里外人、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者爾、

堯典是乾道、舜典是坤道、君相之職、觀于二典、而可見矣、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盤庚克永觀省、作舊中德、康誥此二語可

以銘于座右、

族爨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敬則不為耳目所役、不敬則為之役、學者須先理會敬字、百度自正矣、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朱子曰、心無

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持敬譬如御馬、放亦不可、緊亦不可、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只是如是著工夫、

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

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

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

也、朱子答潘子善書、

祭統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不苟動、必依於禮、

祭如在則在、不如在則不在、神豈可以有無說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只合竭其誠敬、

惑於鬼神者、理之不明也、侮慢鬼神者、誠之不存也、明理存誠者、能敬而遠之、

既曰敬而遠之、又曰體物而不遺、何也、敬而遠之事鬼神之義也、體物而不遺、則直指鬼神之德、

麋鹿濯濯、白鳥鵲鵲、於叔魚躍、唯有此理、故有此化、

有天地斯有天地之理、有人物斯有人物之理、萬事萬物、無適而不然、詩云、有物有則、一句盡之、

飲食物也、味則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所以有過不及

之弊、

世間多少惡事、只是過與不及耳、中字難看、初學且取過不及一看、便見其不好處、乃知事事必有箇中在、

中只是事理恰好處、恰好二字非難看、而見得其恰好處、則寔難從事、格物之學者知之、

事物理明、胸襟自豁、存養功熟、氣象自高、

胸中灑落、光風霽月、實是有道者氣象、狀得最妙、礪礪落落、日月皓然、實是大丈夫行事、勒雖未足當之、其言亦

可取、

薛敬軒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非知道者、誰能與於此、

循事之理而應事、循物之理而接物、更求何事、薛文清曰、觸目皆物、物識其理、所謂眼底無金牛也、

道者人之所由行、致知者致知此也、力行者力行此也、

知貴乎精、故物物而格之行、貴乎篤、故事事而力之、

知行廢一則非學、學者須先會此二字、

知行二字、今人亦皆言之、而究其說、則竟不了了、見其不實、用力於此、

有認物以為道者、其學日廣、而其志日散、有論道而遺物者、其說日高、而其行日狃、

終身讀書、而不知道為何物、竭精作文、而無益于天下事、

今人之學、今人之文、大率如此、

為學而不知道、學亦徒為作文、而不中用、文亦徒作、

不明義理、隨氣所變而去、吾不知其所至、極無補於世、

當變而度其宜為權、順其宜而處之為義、既處之、可以為

法、又為經、總是順理而已、

朱子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

德盛者興、德衰者亡、天之常經也、湯武之放伐、亦莫非天

其謂之權者、自人言之、然天人一理、畢竟是經、莫非天

孫卿云、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南齊書、

比九五所謂顯比者、論語所謂周也、同人于野者、論語所

謂和也、
以此同名卦、本與論語異矣、易汎然言之、而論語則直指

其自私處、
有孚威如者、家人之吉也、嗃嗃嚴厲、獨九三之吉、未可以

為恒久之道、
君子貞而不諒、中孚所以言貞、若信而不正、是匹夫匹婦

之諒而已、

古之言吉凶者、正與德配、今也專以為禍福之名、德有善

惡、吉凶之所以分也、禍福命也、豈徒求而可得乎、

易說貞凶、不說不貞吉、聖人之意可以見矣、

朱子曰、橫渠云、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

勝之、此可以破世俗之論、

剛過則悔、柔過則吝、剛柔相濟、唯其時焉耳矣、

本義不作、易道不著、朱子之功大矣、

凡事當為則為、不當為則不為、顧其義如何而已、不必每

每問諸卜筮而後行也、世間易學者流、及諸術數家之

說、咸藉口、聖人、聖人豈事事而筮之乎、筮不可容易、

孫叔敖之兩頭蛇、庾元規之的盧、古今以爲美談。余謂是稱其德意則可，道理當如此則未也。夫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故人苟操存無間，則妖焉得而入焉。況二物之害人，本無此理。叔敖小兒，元規俗士，不通物理，乃作此按排，豈足舉論乎？

延平先生曰：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吾人讀書，苟能以此自勸，則何患乎其不進？

荀子之辭，蔓而無統；楊子之學，諒而弗貞。

法言中說皆模擬論語，而文中子之言較精於子雲。至乎畫虎之譏，則並不免。

韓爲宗匠，柳爲名匠，歐之從容可仰，蘇之才氣不可學。昌黎之言雖有疎處，其文是儒者之文也。柳州之文雖如精緻，其說是老釋之說也。六一是昌黎之流，而其說乃迫隘；眉山是柳州之流，而其說雜縱橫。

眉山之文縱橫，而其說亦縱橫，以縱橫之文寫縱橫之說，宜乎時人爲所說倒。

其所主者禪，而又雜以縱橫家言；禪以理爲障，縱橫家以義爲拘，不折衷理義，任意寫去，宜乎蘓文之愈出愈肆。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斯語人之所喜誦，而實知天之可順者寡矣。故其動也，唯是人欲；平相國之暴，全首領以沒者，天未定也。子孫覆亡，不旋踵者，天既定也。

足利氏之逆，而相傳十餘世，亦天未定也。足利之世，天下無一日之安。

足利之業，興于直義，足利之惡，極于直義。

足利叛，而楠公忠誠始見，宜矣。中興之業，終歸不振也。

小人之跡，或混于順境；君子之真，獨見于逆境。

世之可惡者，莫甚乎似而非者。誤國亂世，其源由此。

治亂時也，窮達命也。出處不易其志者，庶幾矣。

道也者，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聖人脩之爲教。禮樂刑政，何物是不實？理學者須見得透徹，見得透徹，禮樂刑政皆是生氣活脉，見得不透，禮樂刑政皆是枯枝墜葉。

禮樂刑政，教之大也；洒掃應對，教之細也。教即道，道即性，徹頭徹尾，只是如此。與彼以神識爲真，戒行爲假，而其本者，原弗同也。陸王諸先生，視我所謂教者，如彼所謂戒行者，故信口說出，肆然不顧，此其病根可以見耳。嗚呼！道者實理之名，豈可以命神識乎哉？

程子曰：聖人本天，佛氏本心。上蔡謝氏曰：釋氏之論性，猶

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二先生之言可謂究其根本矣他人所排擊則不過皮毛而已

天曰元亨利貞人曰仁義禮智理本已二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品節此理而已無與焉所謂聖人本天者謂此也苟能通之則彼以心爲本之非不辯而可知矣

漢人之說易過高國人之論易卑近俗使之然歟

曾南豐曰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此論漢學之失而近世之弊似也

又曰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此論宋學之得南豐之言近理如此

天理人事本是不二若求理事外則理亦虛空底

無無理之事無無事之理釋老所謂理者本是他物故必求諸無物處學者勿以名誤實

名同實與我異者釋老所謂道理實同名與彼異者陸王

所謂學問

允按我指儒彼指釋老

才之銳者多歸陸氏見之實者必宗朱氏才之銳者見易虛見之實者才自優

尹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易傳最切要處李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嘗子細理會便

與他如是說、豈不誤他、朱子曰、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此言可以一針世之喜驚虛高者、

陸王者、告子之流、而精妙不啻一層、原佐茂卿者、荀子之流、而狂妄不啻百倍、

今人看原佐茂卿初年所著文字、以爲皆嘗學程朱者、是猶瞽者說錦繡之美、而喃喃不已、衆盲信之、其有目者笑之、

護園隨筆之闢原佐、多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孰謂東人之子、讀程朱書乎、

仁齋之說性、可謂見流而不知源、

朱子曰、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屑、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仁齋徂來、皆坐此病、後生初學、須顧而思之、否則又將蹈夫覆轍、

今世學者多不知學成何事皆被伊物瞞過而然也
東坡曰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其言
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可謂善論荀子矣
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
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
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
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
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近世學者率
多此類求師者實不容不擇焉

又曰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

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民
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
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
特行善而已乎偉長之言近理如此而其論終歸于功
利亦是知之所難

天之動靜爲陰陽其所以動靜之理爲大極寤寐作息者
人之動靜也其所以寤寐作息之理者性也性人之大
極故一語一默莫非大極之所爲
闔闢是氣氣非理理只指其所以闔闢故曰無極曰無聲
臭皆言其無形氣可見而已若認元氣爲理者是老禪

之遺

自未闢之前而言之謂之所當闢之理自既闢之後而言之謂之所以闢之理當與所以只是一理非有二也

闢闢者天地之始終動靜者天地之作息

天以此理動靜人以此理作息

言行人事也其儀天理也出王游衍其可忽諸

道亦器器亦道斯語極有深意勿以亦字為即字吳廷幹

乃云理即氣氣即理非特不達伯子之旨其究必至以

心為道明儒鹵莽大抵如斯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非有實見何能知之曲禮小儀

皆是至理之所寓

程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

之正理肇謂學者求明此理也故窮理必求究其極處

其未究極處不足與言中這般說話不得易易讀過

窮理未究至極處其見猶為不免乎妄學者須求至究竟

處

不虛心不可以明理不平氣不可以接物非以虛平為道

而進道必自虛平始

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肇謂事物當行之路

本自坦夷明白陸王之驚高俗學之務外皆坐不能虛

心順理故也

魯齋許氏曰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與所當然肇謂本原不著焉義則幾乎拘末流不察焉命則幾乎息二者並不存是謂無義無命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門之學可謂云爾而已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非深造之何能與乎此陸王乃外此而求夫高堅者故其所謂悟者又只悟得無義無命耳虞書有精一之訓論語有博約之教以至於大學格致誠正中庸明善誠身孟子知言集義等說其言皆一轍可

見聖門之學外此而無可求

陸王之學唯主無適無莫至于義之與比則欠却了

陸氏以德性為說然亦其家言耳與子思所說本不相似

此其所指不過心字也學者須辨其為假借

觀理於天地而後道可得而明焉觀理於心身而後仁可

得而言焉

心一而已矣而有道心人心之分陸王之學全不察於其

分了

道心理之發也人心氣之發也陸王只認人心而不識道

心故隨氣隨欲猖狂妄行自以為自然妙用吁背聖違

道孰甚乎此吾何得不辯而闢之、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聖人之
憂也、幽靜玄默、獨務全其虛靈、是豈儒者氣象耶、
太極理也、理無形象、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象山以神識
爲太極、神識氣也、不可謂無形象、故不取周子、世之輕
俊子弟、弗究其本、妄誹周子、可歎之甚、
世又有未嘗讀書窮理、而徒以致格藉口者、所以生黠儒
之變、

虛心觀理、可以明善、義理治心、可以誠身、
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在物謂之理、合而言之、道也、唯

學可以明道、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龜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
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
如逆計未然乎、可謂知命君子、
真西山曰、讀易論陰陽處、先要認箇流行與對待、如夫乾
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對待
的也、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成象謂之乾、效法謂
之坤、則又是流行的、對待則所謂交易也、流行則所謂
變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通以流行者言也、如仁
陽知陰、若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是君子之道、得太

極之全也、亦流行者也、對待流行說、須類推而知、或問、土石亦有性乎、曰、土石雖無知覺、亦有性、有氣、氣者質之氣、性者質之性、其質既頑然、雖有性、氣亦不能知覺也、

陽氣去、而精血凝結、精血自有精血之氣、是非陽氣、陽氣即生氣、

或曰、桂椒之類、生氣既絕、其氣益烈者、何也、曰、是精之氣、非陽之氣也、然謂之氣、則亦屬陽、所謂陰中之陽也、以人言之、男精是陽、女血是陰、以天言之、氣是陽、精血皆是陰、

水之就下、是其自然、循其自然而流、是為當行、火之炎上、是其自然、循其自然而燃、是為當行、若夫水之逆流、火之下衝、是為失其當行、自然性也、當行道也、

羅整庵曰、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此其謬見、以其理一分殊之說、一概安排出來、畢竟未免時弊、

朱子曰、如人知饑渴寒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肇謂、惻隱羞惡、由義理而發、饑渴寒暖、由形氣而發、義理故曰微、形氣故曰危、整庵不達、妄議先賢、亦見理氣之分難明、

認氣爲理、認心爲性、其學皆歸于虛、無寂滅、其弊皆至于無父、無君、又有喜說活字者、以其嫌於虛無寂滅也、是其意最可惡、

胡子知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肇謂、今世之學、非雜則陋、類屬無用、胡子之言、可不思乎、

羅景綸曰、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余謂、學而無用、所謂雜也、不可謂之博、羅氏之言、有抑揚、

朱子曰、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

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此是學者之通病、吾輩可不自警乎、

家語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肇謂、明德不以道、則德亦不正、尊道不以德、則道亦不立、義精、則行益勉、行勉、則義益精、所謂明動相資也、

舜亦人、吾亦人、人則性同、性同則道同、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聖賢固不吾欺也、但曰、自心即成堯舜、則妄而已、蔡九峯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肇謂、以理言之、人皆可以爲聖、以學言之、百千其功、而後可以庶幾也、故無不可爲聖之人、亦無一跳即至

之理若即心即聖即身即伏羲等說皆是邪誕無實
力學勉行自卑而高自近而遠銖銖積之寸寸進之無一
時之間斷無一事之放過至于斃死而後止聖學之方
唯此而已
眼前一條正路極平易人不能見得者亦不用明也
蹈去正者見得實蹈去不正見得未實
好義之人喜責人是所好未真真好之者必不然當時有
或人問兵余曰須先讀易其道師之貞盡之矣其變可以
之六十四卦觀其所變以知其所用成敗利鈍亦自取
之耳曰孫吳如何余曰好弄凶器非君子所講也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此孫子之言可
入聖賢之書或云利字猶是戰國口氣
岳武穆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昔哉
此言非獨兵也君子之道皆然
宋之征江南也其事其言皆可誦也非藝祖之賢曹彬之
能何能如是乎捷至之日不為喜而為泣苟推此心以
臨之乎天下不足定
陸稼書曰史彌曹武惠宋良將第一及考之史其開國元
勲固自掀揭然猶有及之者至於善戢下不妄殺一人
不自矜伐不冠帶不見吏平生未嘗言人過失則類非

諸將之所能及矣。然則謂之爲宋良將第一，不亦宜乎？
漢武賑飢詔云：「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亦名言。」
東萊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濟，槃錯勞結，欲其解紛，黷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
書經說：「人事盡處，是謂天理。所謂天理，即是命字，故字義引之，命字條下，不可與程子所云者混看。」
李泌對德宗曰：「君相不可言天命，蓋君相所以造命也。鄴侯之見，亦卓然。」

令狐潮說張巡以天道，巡乃答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此漢唐儒者所不能言，而睢陽圍中，忽然聞之，嗚乎！張公何其識之明，至于此也。余每覽其且死，衆或起或泣，曰：『安之，死乃命也。』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未嘗不三歎其知天安命之深。」
天命性道教，一以貫之，曰理。

教是修道之教，道是率性之道，性是天命之性，故順教而行，即配命也。

教如何可以明之？曰窮理。窮理如何爲之？曰讀書講義。讀書而不講義，失之汎濫無用；講義而不讀書，失之固陋。

齊魯金

免疑也、

皆見牝牡驪黃而不見其神也故知孟子之所以不同

齋端本之說可謂不識字矣

卿曰物以世殊世以物殊得之曰縣一定之權衡以歷

試百世謬矣。所謂物者制度也。權衡者義理也。曾謂義理亦以世殊乎。徂來功利為學。其說及聖賢之道者。所謂緣飾而已。行弑逆者。以湯武為口實。挾霸術者。以仁義為奇貨。其術亦舊矣哉。樂記曰。禮者理也。又曰。理之不可易者。徂來訓理為治。其強說如此。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今之典故家。皆失其義。陳其數者也。

徂來所謂先王之道者亦似焉。

語云。夢中之有。有無俱無。非中之是。是非俱非。善哉。今人類夢中說有。無。非中說是非。莫不斷然曰。聖人之道云云也。殊不知由識者觀之。都是妄而已。

或曰。今之說經者。皆徵諸古言。子乃斥以為妄。何也。曰。取其近似已說者。以為徵。是援古以合諸已耳。何徵之有。余視今之為說者。皆大原弗明。大本不立。信口是非。古今自以為得。譬猶病狂者。見人輒評其容色。品其衣服。而啾然謾罵。由無病者觀之。可笑可痛之甚。今人類不知道為何物。區區佔俾以為學。白首紛如。莫之

能曉是以其所爲說者人人殊家家異一是一非互相齟齬譬諸三軍無律兵士各自爲屯營自非有一名將爲之約束安得使其左右前後皆中規矩繩墨乎董子曰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之于古若彼其近而時論乃爾况地之相去世之相後若此其退也則邪說之盛于今不亦宜乎

探隱求僻矜奇誇博曾不明義理者今之所謂古學也剽竊綴拾斷爛成篇傲然銜耀後生者今之所謂古文也依人墻下拾人唾餘曾不能自立者今之所謂篤學也

其儀無愆其言有章宛然虛飾之安者今之所謂篤行也

有正有邪有真有妄非學問思辨何以辨而明之乎有氣質有人欲種種病痛非篤行之何以勝而去之乎

聲色臭味前途之嶮甚誰能爲我禦寇曰敬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邪邪自息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朱子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夫四子六經及名儒確言我之所以開茅塞者備矣有斯器而不知自用亦守武庫之吏

疇昔之善不可恃今日之過當察

知過亦不易當其乘快乘喜之時最不自覺了

見識明透議論平實不驚虛高不墮陳腐

義理精詳文字簡明勿為細碎勿為忽畧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蓋自道也

朱子曰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

於沈迷而不返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

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

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

又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

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

真實道理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

引成覲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

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

病

從人後而嗟嘆世間稱正學者多是也至于實見真知則

寥寥乎

見得此理是在目前鳶飛魚躍無適而不然矣何巨細之

有何精粗之有

理是氣之理氣是理之氣天地萬物莫非此氣莫非此理

理何難見之有、聖人之理、天下莫不共之、然其理之所在、莫不共之、然其理之所在、莫不共之、觸目皆氣、人之所共識、觸目皆理、人或不之見、

其言明確、其行平正、非真知者不能也、若高妙隱僻、諸難曉難辯者、皆是妄說、

見得此理、真實的確、如火之熱、如水之寒、是知之所以真也、見得不透、如霧中花、如烟外山、是說之所以妄也、

朱子答劉子澄曰、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又答陳同甫曰、大率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

間自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此古今學者之通病、原其所由、則皆以意見為主、而妄立之說、以自夸張耳、故學者貴平心窮理、

朱子曰、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個土窟子、謂水專在此、今人類以土窟為江河、不自知其為污、可長嘆哉、

又曰、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

又曰、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蔡虛齋曰、凡人之信命者、必畧於義、余謂世人知氣而不

知理其病宜然理之所以不可不明也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明理至也

君子之於命順受其正其要亦在務民之義耳
郝晉卿曰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余謂理勝則能耐饑寒氣勝則不耐饑寒學者須自立志否則隨氣沈沒何事能成

蔡九峯曰善固不_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_一端而無可為之惡書傳

朱子曰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又曰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即厭之欲別

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肇謂窮理之功讀書為要然不能精究雖讀猶不曾讀學者須戒其率易

辨義利者學問第一義不於此精細則路頭遂差了

義利之辨不著公私之分不明其所言所行皆是妄義利之辨著公私之分明而後其所言所行始為真學者不可不務于此

心公事義真也心私事利妄也

無為公也無為而為義也有為私也有為而為利也

生一也君子為道小人為欲死一也君子為義小人為利

研究義理須要見得透徹纔認其皮毛而止則何益于已亦是依然終乎自私自利耳

陸稼書曰聰明日擴而範圍常存必為轉移風氣之人勿為風氣所轉之人又曰判斷前人尤易磨勘身心為難皆名言

漢高大度若寬仁則未也子房知之故辟穀全終信越不知所以止也
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是則所以為淮陰耳王介甫詩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荆舒亦能言之而已終不能有此意

韓信無叛狀故綱目不書信之反楊先韓作廟記辨之甚明王弼州亦有不叛辨當參考

聽煩擾之言應煩擾之事其能以平心者多多益辨責人不敏是自責之不足也不敏之人奚足責焉當以彼攻此耳所以古人云以責人之心責已

或問智分別之而後仁能愛之則似宜智為五常首余曰苟無生氣何知痛癢唯其仁故能分別

此答肥前府士金丸東作之語東作勤苦刻苦今世無比不幸早世可痛惜

五倫之有朋友猶五行之有土故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

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性是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只是誠、人能開邪存誠、天地之性存焉、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有萬物斯有應萬物之理、有萬事斯有應萬事之理、性何所不有、

一氣之變無窮、一理之用亦無窮、知無窮之爲一、則知性一氣也、動爲陽、靜爲陰、一理也、顯爲費、微爲隱、

行者動而不息、靜者凝而不散、天地之所以立也、

真而無妄者性、故曰不可添一物、可真可妄者心、故曰操存舍亡、

問、理在先、氣在後、朱子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相似、又曰、二者有則俱有、筆謂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却言如理在先者、是其精微處、易說道器上下亦不離一形字、學者當玩索、

朱子曰、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若論流行底、則只一箇消長而已、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也、若對峙底、則有兩箇、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又曰、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

陳北溪曰、君臣是器、有義是道、父子是器、有親是道、真西山曰、人之形體是器、性情是道、道器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非吾儒之實學也、此道器之說、最易曉者、知者動、仁者靜、是以德言、知屬陰、仁屬陽、是以理言、天地人物本一理、唯其分殊、故其當行亦各不同、自父慈子孝、夫義婦聽、以至於萬物萬事之微、亦莫不各有其當行、而其所以然者一理也、

人物當行、言各具之大極、其所以然是統體之大極也、統體者一本之謂、各具者萬殊之謂、一本萬殊只是一理、見得不透、學終支離、

佛者云、域中治身、謂之外教、域外治心、謂之內教、余謂、內外之說興、而道始不明、內外教之目立、而蒙士之惑日甚、學者於此不辨、則駸駸陷于彼中、若夫以外教自居之徒、則勿論已、

徂來初慕仁齋之學、深服其說、但以其資稟矯悍、不能久立人之下風、乃思凌駕出乎仁齋之上、既又怨仁齋不報其書、於是更造為異撰之言、以排擊仁齋、併及程朱、其說皆大聲虛喝、自以為快、噫、斯道未墜、彼將疇誑、徂來之論性、以告子為是、不是、昉於徂來、象山既有此說、徂來以明德為玄德之對、解為顯德、不知有對昏德之明

德

孫子之書、徂來先入之主也、終身論學、其意皆本于此、徂來以仁義並言為非古、余謂義字最害于功利家說、徂來所以忌之也、當戰國時、天下之心沈溺于利、故孟子揭義字以救之、徂來畏義字、誠縱橫士哉、

呂晚村曰、利之根深、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為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子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為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為仁皆利也、非仁也、

學者欲知仁、須先理會義字、天下未有不義而仁者、

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博議中之名言、陸稼書以為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正相為表裡、

徂來曰、濮議雖程朱二公、莫有明辨、今閱語類所錄、斷得甚為明白、徂來未之考耳、

徂來云、宋儒貴知、余嘗戲其徒曰、宋儒貴知、故知明而行亦脩、徂來賤知、故知昏而行亦污、

仁齋據明儒說、以為程朱語多本于佛氏、大段向有山內退齋者、博覽佛書、却證仁齋之言有與佛合者、又明體

用一源等語佛書本無之亦可謂善拒楊墨者矣說見其所著梧窓客談梧窓客談二卷上卷皆無用之言下卷考證頗有可采余看仁齋之言而知義理之難明渠於程朱書非不讀也唯其偏執自信乃致後之悖謬如是學者於此不察不爲仁齋者幾希

明末解一貫之一爲至一此說宋儒既有之朱子嘗辨之云一只是一箇道理不用說至一

偶讀郝京山所著時習新知因告門人曰彼中人稱善佔俾者亦不善讀書如此是無他不能細究本旨麤心自是容易立論耳學者見此等書亦可以戒其輕易麤率

矣國人智短能不爲京山者幾希

鈴木貞齋所著神學古今辨可謂有見矣近世稱神學者其說皆荒唐獨此書不涉其習而以余觀之亦不如不辨之愈也

古人多寓戒於器三種之說其理自好不可謂全無此事唯張皇其說欲以上之聖人之道不可也道一而已矣豈別有所謂我國之道乎理者氣之理道者器之道則者物之則中者事之中雖立名不同而其實則一故知理者知道知則者知中言道而遺器言中而遺事者是異端知氣而不知理知物而

不知則者是俗學

天下無無器之道、無無物之理、學者須看得透徹、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學只是如此、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朱子語、

口耳之學、却不如文士之有用、文士之用、國家或所不能闕、口耳之學、終無所用、

文士自以為知經術、經術是道之所在、非窮理之精者、不可得而明也、區區文字之學、焉得與于此、

宋元至於明清、著撰倍多、而有益之書倍少、見學之稍馳浮誕、而無真實工夫、

明人之學、中葉以前、猶不失正、中葉以後、虛誕無寔之說盛行、其流或為雅尚風流、或為放蕩不軌、誤許多人才、終至于致天下亂、後世其可不監乎、

人有言陰德者、余謂之曰、只此二字甚害道理、君子行正而已、何以陰德為、

光明正大是君子之心、陰德陽報、何其設心之鄙、

行陰德、不如弗為陰慝、為善求報、為善求名、一則陰德者流、一則功名家流、皆君子之所深醜、

言陰德者言功名者、皆喜陸王之說、蓋以其不本義理、而

言易附會也、近世兵學者流亦然、若吾儒之學、主於義理、義理是天下之公道、自私自利之徒、自附會不得、

異端之求道、器外、其所以為道者異也、俗學之以器為道、其所以為道者非也、器非道、而道存於器、詩云、有物有則、則豈可外物而求乎、亦豈可以物為則乎、陸王之說、即異端之說、其所謂道者、亦在器外、

道即理、器即氣、異端皆以氣為道、而不見理、則所謂器外之道、亦只是器、

陸王務內而遺外、俗學務外而遺內、皆非古之法、成已成物、而後合內外之道立焉、

朱子曰、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肇謂、今之學者、類畔聖、違賢、所以誤己、誤人、而不自知也、朱子蓋不用於當時、故有斯言、然由此觀之、可以見大賢所存自別、

學者須要識得仁字、不然、其所以為義者、竟難免於自利、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放其心、何認其路、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言仁不察於定分、為義不免於自利、即是兼愛為我也、其究至于無父無君而止、可不辨乎、

程子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肇謂不識仁體栽培何物汎濫博文之所以屬玩物喪志也

程子曰仁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

程子曰仁是性愛是情朱子曰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

朱子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又曰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所謂仁在其中者當於斯數語亦云

養生家說有甚害義理者若祛自利之私而從道義之公則可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分既定故曰有其權在彼故曰在脩養家取其分定者而延之欲以成神仙名利家取其

在彼者而私之、欲以成功業、皆違天背命者也、
韓子曰、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
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
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存乎已、存乎天、存乎人等語、可見
昌黎本見得分明、

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
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又曰、學者只是不爲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

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又曰、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開了、

又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
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去、也承
載不住、

又曰、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已上數條、切中吾人病痛、因錄以備觀省、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學者亦須占地步焉、然後真
有所進、否則在此說彼、終身只是如是而已、何能真有
所進、

近世學者多不識破理字有視以爲死字者以余所見天下莫神於理字莫妙於理字彼所謂死字之理及禪家所謂理障之理是理之影象也已

見活則理亦活理見死則理亦死理其實不可以死活言又若夫因制字之說視理字以爲死字者則陋最甚弗可與言理

仁齋却見得氣之活處即以氣爲道以理爲死不知氣活則理亦活氣外何曾有死理來

仁齋以氣爲道護園隨筆亦以氣爲道要之隨筆之主張程朱則援程朱以合之仁齋耳豈識程朱真面目耶

仁齋徂來謬論自得往而不返敢排謗先賢蛆蠹斯道所謂桀犬吠堯者耳後生不察仰之如山斗然殊不知彼其居處談說竟不免兩觀之誅者悲夫

有明見道者有篤信古者各以其性所近而入耳今世有一種學者於道無所見於古無所信欲以一己私意而擇諸家之得失夏蟲之見可憫哉

鹵莽滅裂敢大言以誤後生者命之爲古學放蕩不孫利口捷給者命之爲才子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者命之爲豪傑修飾邊幅以鉤聲譽者命之爲君子若是之類何限名之失實風俗以壞任其咎者誰也

不知時有污隆、不識俗有彼此、世人被伊物嚇了亦宜、黃吻乳臭乃能議聖賢、伊物之化亦大、楊墨之道、孟子比之洪水猛獸、伊物之德亦不減熊人梟帥、

試以已所得比之古人、亦足以抑損其揚揚自得態、

讀論孟不通文字、讀易不曉象數、學術之弊亦種種也、至于徒求之文字與象數為務者、則吾無議耳、

白沙篁墩甘泉等之言、乖戾固甚、而其集中尚有可言、至于新建、則背馳最遠、無一可擇焉、

新建之說、雖乖戾、其事猶可言也、以其人傑出也、至于本土諸家、則皆黃屋左纛、自樂者、胡知漢大乎、詩云、所可

道也、言之醜也、君子益置而不問矣、

王龍溪之言、絕無儒者氣象、余嘗讀其文集、全是禪家語、

錄羅念庵云、陽明亦當攢眉信哉、念庵亦陽明之徒

聖人之教、實而無假、故造次語默、莫非實理、異端之教、假而無實、故求見真面目、

我謂之真者、彼以為假、而儒者亦或不自知其不為假、

好說理一、而不察於分殊、是未知理一之為理一也、理一

何在分殊外耶、舍器而說道、遺分殊而言理一、皆空禪之餘習、

曰理一分殊、曰一本萬殊、曰體用、曰顯微、先賢之論道、可

謂詳且盡矣。今說理一而分殊之不察，徒馳心於未
物之前，杳杳冥冥，自以為高，真知理一者，果如是耶？

朱子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

語酒食則思味，言婦女則思色，言語不可弗擇焉。

擇言擇行者，致知之始，擇而言之，擇而行之者，力行之本。

講武貴號令，明肅講學貴義理精詳，號令不明肅，戰必危。

義理不精詳，事必乖。

於樂王師，遵養時晦，有師如是，而不敢速動，乃遵養時晦
矣。宜哉！一怒之力，于湯有光。

淮南子曰：堯戒云：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

於垤，肇謂今人率務於大，而不察於細，終身不能長進
者，敬慎工夫有間斷也。斯言不知果出于堯否？學者取
以自戒，亦有餘師。

賈誼曰：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

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

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古之說敬，大抵

如是。今人妄以程朱為非古，何其不考乎？況六經中固

既多說敬處，不待他求，彼將如何視之？
程沙隨亦有聖賢無單獨說敬

時之說朱子既辨之

又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

火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近世陸學之弊似也賈書所載未必舜湯之言然亦必是古之遺言

大傳曰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夫天有萬象地有萬物人有萬事理有萬殊人之有職也何得厭而棄之乎故學以明之行以誠之韓子所謂將以有爲也者苟爲靜居獨思而足矣則學亦無所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道之全體也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者學之大意也存之不已則義與道日就月將庶幾卓然立乎天地之間

少者不能不壯壯者不能不老勢之必至也老而益壯者志之自持也程子云不學便老而衰學者須務老而不衰者

老氏之徒務脩養然亦竟不能不死是亦何益無爲清靜者老子之學也莊子能言之而不能自然者是才爲之累也

老莊之言似高而其實甚卑畢竟不免自私自用智也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則不然

朱子曰莊子才高如老子其不肖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

朱子曰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子所謂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余謂是必非一人彼徒又以老萊子太史儋爲老子其誕皆此類

再考禮曾子問注云老聃古壽

考者之號鄭康成亦不以爲老子也可知矣

今之彌古學者深懼吾道或似老佛其爲說務近事情而其所慕乃晉宋之雅尚清談耳雅尚清談豈非老佛餘習耶是亦可怪之甚

伊物諸子之說皆明儒唾餘耳有一士人謂余曰天下之

學有四家曰朱陸伊物余笑而不答

仁齋徂來之徒皆自稱古學所謂古者不從程朱之名耳其說皆新奇無謂何古之有

所謂古學者求之字句而不求之義理務巧文辭而不務善行事至其最下者獨知讀伊物二家書及嘉隆七子詩文耳顧猶以儒自居嗚乎是何儒也

余之少也未知臧否獨嗜物氏之學奉其書以爲金科玉條及一旦恍然悟其非也何啻愧悔深自知吾不慧世間早慧之人想不若是錯也

余既有悟也而悔懼無置於是一向內省略有非外是內

之意乃復爲陸王所誤者累年逃墨必歸於楊時時念及之未嘗不泫然汗下

朱子曰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公哉言也今學朱子者果能有此意思否

今之學朱子者瑣義末說必不欲違今之稱古學者片言隻辭必欲異之皆不公之甚

朱子答陸子壽書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

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處事果能如此何患乎心之量不宏也

與武人語或使人生義氣與學者語却使人有平意時學弊誰與易之

朱子曰知崇禮卑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肇謂不自近起何貴乎知之高吾人之患有在可不省哉

窺其似者自以爲足識其真者恒見其不足自喜故慢慢則邪僻之氣生焉自責故謙謙則恭敬之心存焉此其氣象何如

知其不足也、故自責、安其小成也、故自喜、

自責者、已知此大意、自喜者、將併其所知而喪之、敬怠相勝、可不察乎、

好勝者、不可與入道、過卑下者、亦不可、獨平氣察理者、可與學也、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居則如有此意、及其接物、終是不免偏了、一動一言、必須精察、

物外無道、道外無物、故無道之物、非物、無物之道、非道、語道而離物、異端是也、言物而遺道、俗學是也、

道不可須臾離、離則為道外之物、而可乎、

不睹不聞、未有事之時也、隱也微也、事至之始也、戒懼是養之於無事之時也、慎獨是察之於事至之始也、於此不間斷、庶乎可以不離矣、

或云、養中於未發、既曰養是已發、曰何害於未發也、譬如陣法、雖夜中無敵、猶擊刁斗以戒之、是以敵至而能應其戰也、必中律、戒慎恐懼以養之、未發之時、是以事至而能應其發也、必中節、

夫子之時、禮樂猶存、故論語唯說仁、欲其必修實德、以使禮樂不虛文而已、孟子乃教養葬中人、求正路而就之、故說義處多、及性善四端及夜氣等說、亦皆可以見時

世之變矣、若程朱之時、則又益遠、故其言又益詳密、
心猶根也、根生則枝葉皆活、枝葉心仁、則禮樂皆活、禮樂
夫子唯喚起其本心而止、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仁者之於禮樂、猶心之於手足、一氣脉之所貫、故其用無
窮、

慈愛之理、謂之仁、禮者其序也、樂者其和也、故唯仁者而
後禮樂為之用、

何謂必有事、曰集義、何謂集義、曰言行必順理、

語默作息、莫不為集義之地、豈有可忘之時乎、語默作息
莫不有天然之理、豈有可正可助之事乎、

言行順理、譬如行路、止則滯、趨則跲、不止不趨、徐徐而進
耳、

擇其當為而為之、順理也、為之不息、集義也、

心之不存、理亦不可順、義亦不可集、而義理猶外物、皆與
已不干涉、

義是心之制、心不存焉、何制之有、

謝上蔡曰、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尋常纔覺心不在時、
語便無力、

朱子解瑟僞為嚴密武毅、解恂慄為恐懼、蓋不恂慄、則不
能瑟僞、故心不存、則言語氣象皆茫然不濟事、

程子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于逆詐億不信去也、肇
謂所謂明者、明乎天理也、天理豈可以私智料度而得
明乎、

事人事也、理天理也、循天理而處人事、所以養性也、
朱子曰、性只是心之體、天即理之自然處、初非有二物也、
又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
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此說心性說存養、最明白易曉、
學者能達于此、自無惑於異端之言、
仁義禮智以理言、聲色臭味以氣言、孟子固既說之、今人
言不考、乃謂古無理氣說者、何耶、

文仲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此語甚好、但以此
說怨、則失其當、

又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又曰、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
觀其下道字、而可見文中子亦非苟免者、

韓非曰、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大抵人主平日所親近、
皆衛侯之鶴、而非折衝禦侮之臣、及異日臨事、乃倉率
用之、安能使其盡力致命耶、讀史輒有此歎、人主之用
捨、其可不謹乎、

武田勝賴之於長坂某、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某、皆寵任無

仁迨其見危而逸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愛之主死則嗙悲鳴躑躅或不食死若長坂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其盡六經命脈諸史碑文此種人主之小宮山友信之忠勝賴視之如土芥而友信遂殉其難吁何國無明主

以必取天下爲心、不以區區勝敗爲意、此二公大處也、而其心不能以安民爲主、則所謂大處即其小處、知人亦一難事、然學者須先識自家、不識自家而論人、何得允當、

加藤氏臣坂川忠兵者、自舉其所能而不疑、武人撲實乃
有此事、亦可嘉也、

不識自家、不可以入官、況可以入聖賢之道乎、志道者、須
先識其氣質偏處、而務變化之、中上不則功夫却成得一己
私意、

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以不足、蓋聰

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小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亡、此是氣質之說、獨寡聞小見者乃係習耳

富鄭公上疏曰、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可謂言近而指遠者

曾南豐曰、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寔大於名、有名侈於寔、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知人之難、寔有如下南豐所言者、用捨之初、其可不審乎、

使人猶使馬、或取其馴良、或取其神駿、若欲致遠、則非神駿不可、但神駿者易逸、能使之馴、在乎騎者

漢高祖求賢詔曰、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三代而下、求賢之詔、以此爲始、高祖大度、又能用人、故有此言、所謂患在人主不交一語、最中後世人主之病

事君者、行義之始、事親者、爲仁之本、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期、陸稼書曰、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_下安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此可以補禮文之闕

王陽孝子也、謂之忠臣不可、王尊忠臣也、謂之孝子亦可、
蓋忠孝一道、不善事其君、則大經有闕、大經有闕、辱及
父母、豈可謂之孝乎、

明季殉節凌義渠者、遺書上其父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
死、庶不辱父、可謂不惑矣、
義渠字茗柯、烏釋人、盡焚其平生著述、絕吭死、官大理寺卿。

論忠孝、不原性命、忠孝亦無本根、無本根者、不可恃、性命
之理明、而忠孝之行無窮、夫溝澮之盈、立見其涸、凡物
之所以貴有本也、

仁義是忠孝之體、忠孝是仁義之用、體即性、用即情、世人

求仁義忠孝、於性情之外、此其所以不可恃也、實能認
得為性命、則自有不可已者矣、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之明乎此理也、
性猶水、孝弟忠信猶川流、禮樂制度、其隄防
制度不可不替、古亦不可不從、時宜、不替古則弗立、不從
時、宜則不行、要亦協諸義而協焉耳、

宋太宗嘗歎、稱皇朝之不易姓、文武諸臣之世官、固然、然
而其中復有黜陟之典、有賔興之儀、大學及諸院之設、
可謂備矣、神農虞夏、今已忽焉、噫、

宋熙寧三年、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

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節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果何益哉？」可見大人之量、非區區抱義者之所能及。

劉更生上書曰：「陛下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余讀歷代史記、輒有斯憾。大抵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而君子常易退、小人常易進。故聖人作易、致扶陽抑陰之意、其所以憂天下後世者深矣哉。梅福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余謂豈止輕

重哉？國之廢興、係一士之去就。有國者其可不思哉？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視聽廣矣。以天下之智爲智、以天下之能爲能、德業大矣。

學者須自知其才量、今人纔知讀書、輒言國事、其意自以天下可唾手而理、吁區區紙上之談、何堪實用、亦不自知之甚。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孟子切近警醒時人之語、不修其本、唯末之務、吾知其無能爲。

修己理人、是聖賢大學之道。徒務理人、而遺自修、是霸者小器之爲。

有天下而不與焉、是王者之心、若霸者舉天下以奉已耳、王者之心無他、公正而已、霸者之心無他、私曲而已、公是天地之心、私是一身之心、知有身而不知有天地、其器豈不小哉、

弑父與君、亦不從、是極易知之理、誰謂不然、然因循苟且之間、不覺陷反賊中者、歷代革命之臣、此類甚多、理之難明、於是見之、

忠義二字、人之常言、而真知之者蓋少矣、觀于革命之間、而可見也、

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既爲時人所議、余謂歐陽是剛正

之人、非阿諛取容者、不作韓通傳、必有說也、然欠此一
事、五代史竟不得爲直筆、

後周之亡、朝臣死之者有韓通、節度使死之者有李筠、五代衰亂之極、猶有斯人、亦天理之不可泯滅也、

余讀指南錄、知文信公之不可及也、當其流離辛苦之間、乃有斯手錄、非不憂不懼不惑者、則不能也、

信公流離之間、舉措無失、從容就義、養之有素、固不待論矣、而其所云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及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之類、凡答彼問者、皆率爾出之、非經諸思慮而後然也、乃其識見之明、人品之高、於今可想

亂世多忠臣、平世鮮良臣、豈鮮良臣乎、上之人苟安而不
用賢者也、魏鄭公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此
言可不思乎、

朱子與劉共父書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
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
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
善、不以衆短棄一長、肇謂平素訪問人才一事、此書盡
之上、之求賢、亦能如是、則幽隱可興、廉退可進、何憂乎
世之乏人才也、

許魯齋曰、王者用刑賞、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歸之天、如

何竊威福之柄、爲已私乎、肇謂、使當路者聞之、何不少
有所省乎、而人之不讀書、其如之何、宋太祖曰、宰相須
用讀書人、有旨哉、

以父子之道理父子、以夫婦之道理夫婦、故曰以久治久、
然亦不有盡已推已之實、則是徒法而已、故下文乃說
忠恕爲政者曉達于此、天下之大、亦是掌上、

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若不說以德、而徒說無爲、是
老子之學、非儒者之言也、

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其爲不爲、則有分也、天下有道、某
不與易、此聖人之心也、三宿出晝、猶以爲速、此大賢之

心也、他人未易遽學、見其可爲而爲之、見其不可爲而不爲、此是吾輩之分也、德至於伯子、極其盛、而學術識見、自超出千古、學至於朱子、極其大、而德行言辭、皆師表百世、自有聖人以來、未有孔子、自有儒者以來、未有朱子、劉靜脩曰、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可謂善言朱子矣、南軒東萊、則法家拂士、象山龍川、則敵國外患、皆所以成朱子也、

上蔡謝氏曰、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肇謂責善於人、要無自辱、受責於己、恐爲人辱、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嗚乎、今世學者、各持門戶、率不喜聞過、其究至于無耻而止矣、吾輩豈不顧而自警乎哉、

平日自錄口語、謂之談叢、本非有意著書、是以辭不擇雅俗、事不分古今、信意信筆、且談且錄、積之有年、殺青頗繁、於是稍加刪定、繕寫成卷、更名曰素餐錄、質諸同志、以卜吾言之當否、安永六年歲次丁酉九

月朔旦伊豫處士藤孝肇書于浪華上街僑居

右素餐錄一卷、先師所手撰也、允恐其歷久泯滅、不傳、乃與長野豐山謀上梓行世、紙葉頗多、可分為二卷、然先師手定為一卷、今謹仍舊貫、不敢改易、若魯魚之誤、允敢任其責云、

門人 尾池允謹誌

天保七年丙申十一月

京都 出雲寺文次郎

書林 大坂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 山城屋佐兵衛

